

世界合作運動鳥瞰

法國 Charles Cide 著

王世真 譯



中國合作學社印行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再版

世界合作運動鳥瞰

實價大洋四分

原著者 法國 Charles Gide

著者 王世穎

上海四川路工商銀行四樓

中國合作學社

中國合作學社

各大書坊

上海山海關路南興坊

新光印刷公司

發行者 代售處 印刷者

合作叢書

歷史之部

(1)

世界合作運動鳥瞰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巴黎大學合作學科中的第一次演講——

像我這樣親身經歷過羅斯合作運動的人——自然我並不是瞎眼看見過它底產生——一定覺得驚異，何以在它短暫的生命中合作運動竟會發展得這樣迅速。

世界上的合作社，降至現在已有二十萬所。單就分配合作社（按外國合作社即合作商店）而論，即達八萬之數，總計社員有三千六百萬戶。每一社員以一家四口計，便應有一萬四千四百萬人，隸屬於分配合作社中。

現在欲攷察合作運動發展之如何迅速，最好將十九世紀底情形來述說一下。我們雖然不幸找不到精密的統計；可是，我們根據了國際合作聯盟會總祕書穆洛 Hans Müller 君在一九〇八年所輯一九〇五年的統計表，我們至少可以將二十年前的事情追溯一下。一九〇五年，分配合作社計一萬八千所，社員三百六十萬戶；換句話說，每戶以四口計，合得一千四百萬人。

爲要充分明瞭這數字所表示的意義，讓我們將歐洲人口增加率再來比較一下。二十年前，歐洲人口有三萬六千萬人；現在有四萬五千萬人，增加的人口不過九千萬人——換言之，增加了四分之一。兩兩相較，歐洲人口之增加僅四分之一，而照上表，合作人口之增加竟有十倍之多，我們能不驚異嗎？

假若你興致甚好，你可以將那小學校裏常有的算術試題：「A車每小時走 $\times \times$ 里，B車每小時走 $\times \times$ 里，兩車距離 $\times \times$ 遠，問A車趕上B車，需時若干，」應用到此地來，算一算究竟幾時合作人口總可以趕上歐洲人口——換言之，合作運動何時纔能全部吸收歐洲底人口——我想這個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吧。你或許可以看出，這兩個數目不久便可以合縫了；因爲其中一個運動——人口之增加——顯然有遲緩的趨勢，爲的是歐洲糧食不能供給這無限的人口，而合作人口呢，却有加無已，直到現在，還一些沒有衰敗之象！

自然，我不是說這個結論是「一定正確的」，也許沒有可能性亦未可知；因爲關於社會問題之揣測，用數學底計算是不大適合的。但是，上述的統計，至少可以鼓勵我們一點向前的勇氣吧。

合作運動發展之迅速，已足驚人，而合作運動之普遍繁殖，尤令人嘆服不置。我們一讀自然歷史，知道動植物的繁殖面積（Area of acclimatisation）——動植物能夠滋生繁殖的地面——是少有點廣大的；然而世界上動植物種底繁殖面積，乃遠不及合作運動底繁殖面積那樣大！

假使我們攷察一下歐洲底二十八國（歐戰以後，添了許多新的國家），差不多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國家沒有合作運動的，也許有一國是例外，這便是土耳其，在歐洲的土耳其——君士坦丁，便是在這個地方，說不定也有一兩家分配合作社存在，不過我沒有聽得罷了。

至於世界上合作會社分布異常地不均，那是不用說的；不但一洲與一洲較，會顯然有冬寡之別，即以歐洲各國互較，也就相差很遠。我前面所說的歐洲二十八國裏，其中有的國家如西班牙，合作人口僅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一，有的國家如丹麥，合作人口占了全人口百分之四十，至於芬蘭底合作人口，竟佔了全人口之百分之四十五，換句話說，竟占了一半的人口了。

世界合作運動鳥瞰

四

在歐洲以外，合作運動還不過在孩提時代，至少就分配合作社而言是這樣的。在組成北美洲的二十二個國家中，其中祇有四個國家是有合作運動的，這四個國家是北美聯邦國，加拿大，墨西哥和南美洲的阿根廷共和國。

在亞細亞，合作運動之侵入，還是最近的事，祇有三個國家和三個聯邦裏面，有這種合作運動。日本在合作運動中，已佔到相當榮譽的地位，他現在有合作社一萬四千所；印度有五萬到六萬的合作會社；巴力斯坦 Palestine 的郵教徒（Zionist，信奉猶太殖民主義者）底合作殖民地，亦有繼長增高之勢。在印度與巴力斯坦，差不多所有的合作社全是農業合作社，尤以農村信用合作社為多；不過在外高加索 Transcaucasia 的三個比隣的聯邦國，佐治亞 Georgia，亞美尼亞 Armenia，亞塞爾拜然 Azerbaijan 中，（這三個聯邦國現在是隸屬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却有不少的分配合作社。

澳大利亞洲與新西蘭 New Zealand，也都有合作社。

非洲合作國家之稀少，當然是在我想像中的。祇有北非即法屬非洲，和南非即好望角一帶

的英屬非洲這兩處地方有寥若晨星的幾家合作社。

這合作社會分配不均的現象，便引起問題來了；究竟有沒有一定的法則，可以說明世界上合作會社底分配？

究竟有什麼原因可以解釋這分配不均的現象？是種族的關係嗎？是工業演進的關係嗎？是民治組織、宗教、教育的關係嗎？還是人口密度的關係呢？在這一點上，我們當大學教授的，應該無時無刻不從科學底觀點上檢討學問，然而竟找不出一個法則來，這實在是不能原諒的；即使明知探求法則的企圖是沒有價值，然而也是應該做的。

現在且讓我們將上述種種原因作一番攷察，究竟是其中那一個原因，還是全部底原因，可以給與我們所要探索的解釋？

是不是種族的關係呢？

曾經有一個時候，我被這個解釋所吸引了，而我自己也曾建議過。這個解釋確有動人的論

世界合作運動鳥瞰

據，這是我們要承認的。

假使我們底前面攤着一張地圖（在合作底教育上是向來沒有用過地圖的）用各種顏色來表明合作人口底密度，現在將世界地圖擱置一旁，單提出歐洲地圖來研究，我們便可發見顏色底不同與種族底不同是若合符節的。這五個所謂拉丁民族的國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蘭西和比利時——其全國人口與合作社員之比較，僅百與十三之比。而且這個比例的數目，還是因為其中包含着法比兩個半拉丁民族在內，如果法比不列在內，這個比例簡直要等於零了。

在另一方面看，盎格羅薩克遜 Anglo-saxon，日耳曼 Germanic，斯干的那維亞 Scan-
dinavian 民族底諸國家，全國人口與合作社員之比例為百與三十之比，換一句話說，已超出一倍以上了。

斯拉夫 slav 民族底國家，其比例為百分之二十五。

除開這個數目以外，尚有他種研究，引我們去相信這種種族說的。

我們試將一個個的國家來作個別的研究，譬如說法國，我們試看那南部——真正的拉丁 法蘭西，古羅馬城納旁內斯 Narbonnais，布羅涅斯 Provence——簡直可說是合作底沙漠。可是我們試向東北方面即茄立克法蘭西 Gallie France 和法蘭克法蘭西 Frank France 方面去考察，合作社底數目就增加得多了。

我很好奇心所驅使，曾經一度將瑞士底情形，作過一番放據的功夫。瑞士真是一個最好的試驗場所，因為瑞士一國包括三個民族，即德意志、瑞典、意大利（通常稱為羅馬瑞士人），意大利、瑞士人是。我曾請瑞士合作者底主筆以每個民族為分區之單位，調查每區裏合作者與人口的比例。

下例的數字，是這位主筆先生給與我的報告，報告上的數字是經過精密的計算的：在德意志 瑞士人的區域裏，合作者（連家庭裏的社員也包括在內）與人口之比例為百分之四三·一；在法蘭西 瑞士人區域內，為百分之三四·九；在意大利 瑞士人區域內，為百分之三五·六。

除將合作社員底人數作比較外，現在讓我們將瑞士合作者底定戶數目再來作一比較。凡

是定閱合作書報的人，一定是對於合作有研究興趣的人，因此可以用來作一個比較精確的標準。據調查所得，在德意志瑞士人的區域裏，定戶占全數百分之三〇・六；法蘭西瑞士人的區域裏為百分之二一；意大利瑞士人的區域裏為百分之二二・一。相差的百分率雖不甚彰明較著，可是三個民族間分配之不勻是很顯然的，於此可以顯明在德意志瑞士人的區域裏的合作運動，較其他兩區域為盛。

話雖如此，我們即使有確鑿的證據作論斷之根據，可是單方面的解決我們是應該免除的。其實，上面所說的解釋雖然動人，然而對於其他事實不免時有抵觸之處，至少這種解釋是不能認為普遍而且適當的解釋的。因為我們試從瑞士觀察到另一個國家，譬如說比利時吧，該國也包含不同的民族——操法蘭德語的比國人 Flemish Belgian 和操法蘭西語的比國人 Walloon Belgian。（譯者按：操法蘭達語的比國人，說的是比國北部的平原德語，與荷蘭語相近；操法蘭西語的比國人，為居於比國南方的閃族人種。）我們是否也如瑞士一樣地說它從合作底觀點上，操法蘭達語的比國人優於操法蘭西語的比國人呢？不是的，絕對不是。

的。

在根脫 Ghent 展覽會裏（譯者按，第十一次國際合作聯盟會於一九二四年在比利時根脫地方舉行，同時在該地舉行合作社出品展覽會），掛着一幅比利時底合作地圖，我們看合作社最濃密的所在，是沿着蒙斯 Mons 和查勒羅 Charleroi 的海臘得 Hainaut 和列日 Liège 兩個省分，這兩個省分都是在操法蘭西語人住的區域裏的。至於在操法蘭達語人的區域裏，恰相反，合作社數却寥寥無幾，即在比利時合作發源地根脫，也復如此。據此以觀，則除了種族底關係以外，一定另有說明的原因。

好吧，我希望它另有原因。我甯願將我底「以種族之歧異為合作分配不勻的唯一或主要原因」這個主張放棄了；我想合作運動不應該被遺傳所任意支配。我相信，在合作底大家庭中，決不像人類底家庭中有什麼特別寵愛的嬌子和絕去嗣業的孽子。人人都平等地享有合作，絕不生因種色血統之不同而遭拒斥的恐懼。

最後一個國家，我們要列入合作範圍中的，便是阿拉斯加 Alaska——哀斯基馬人 Eskimoes。

世界合作運動島瞰

九

guinea 底老家。這個地方一向是沒有人知道的，直至幾年前那裏的金礦發現了，才漸漸有許多人知道；在這裏，一年之中，祇有一個夜晚，要經過六個月那樣久的長夜；同時一年又祇有一個白天，亦要經過六個月那樣久的長日；這裏的居民是依海狗底脂肪爲生，他們亦了解合作底利益，利用作合方法，處理在夏天經過許多困難而運來的各種貨物。他們利用那漫漫的長夜，開會和討論出入的眼目。

我們是不是要另覓原因去解釋這個在合作演進中的不平等呢？也許是經濟的原因吧？

這個解釋，誠然是和許多的事實相照合的。合作運動底發展勢綫是和偉大的工業的演進是一致的；英格蘭，德意志，比利時，北部法蘭西，這些都是大工業國家，同時合作運動亦是最急進的國家。但是這是自然的現象嗎？合作是不是和它所反抗的資本主義爲姊妹行，都是工業底產物？合作是不是一方面將它底姊妹當作仇敵，而同時又不能分割的是不是工業能造成人口底大集中，因而形成了分配合作社發達底環境？

我們且把這個解釋應用到與種族之說衝突的比利時。爲什麼操法蘭西語人住的區域裏的合作運動，比操法蘭達語人的區域裏來得擴大呢？假若我們不從民族底一方面去觀察，而從工業的演進一方面去推詳，那末問題便可斷然地解決了；因爲操法蘭西語的比國人的區域是比利時底工業區域，而操法蘭達語的比國人的區域却是農業區域的緣故。（根脫城是例外，不在論例之內。）

意大利底大經濟學家亞起兒羅列亞 Achille Loria，曾經研究過同樣的問題，他製成許多統計圖表，說合作運動與人口密度有極密切的關係。可是人口密度底本身，實與工業集中有連帶的關係；所以我們可以說經濟的解釋與人口的解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但是，我們應該要承認這個解釋我們是不能滿足的，因爲有許多事實和此說是鑿柄不相入的。

合作運動發展最速，社員人數約占全國人數之半的，是那一個國家呢？我前面已經說過，這是芬蘭。但芬蘭却是工業不發達的國家，而人口之密度，在整個的歐洲中，芬蘭是最稀少的。芬蘭

底領土，與法國幾相埒，約佔法國五分之三的土地，但人口僅三百萬人，它簡直是一片沙漠。

讓我們看那在蘇維埃俄羅斯底另一個頂端高加索山外的三個聯邦國佐治亞亞美尼亞，和亞塞爾拜；然這三個國家中，合作者都是很多的，約佔全國人口之半。我們却絕不能說這三個國家是工業發達的國家。

反過來看，那工業最發達的是那一個國家呢？你將決然地說：自然是美國囉。但美國却是合作運動最不發展的國家。

那末，我們是不是還要尋根究底地想出種種的問題來去解釋這個題呢？難道是教育的關係嗎？

用這個原因在解釋芬蘭與丹麥，這是很可能的，原來這兩個國家底基本教育是發展到最高點了。但是其他各國，如外高加索諸國以及哀斯基馬人底老家，却萬萬不能用這個原因來解釋的。

不然，不然，我們千萬別以合作運動作為智識階級底專利品。羅虛戴爾創始者，他們都不是

智識階級，他們甚至初級教育也有沒好好受過，亦未可知，我想，

我們是否要說到宗教呢？

自然，說到合作運動，而把這宗教的原因一筆抹殺，這是十分錯誤的。

假使我們將我前面所說的歐洲底以及世界底合作運動觀察一下，我們無疑地可以證明宗教與合作運動有至密切的關係。在奉行新教（即耶穌教）諸國家中，合作運動最為顯著，這不但是歐洲如此，即南北美洲亦然。奉行新教的亞美利加 Protestant America 裏，合作組織不斷地增多起來；至於屬舊羅馬教的亞美利加 Latin America 中的十四州，却祇有一州有合作運動。

而且，有些宗教對於合作竟頑梗不馴。例如回國教底徽章上面，便從來沒有映過一次合作底光輝。

但是，我們並不願意看見合作之發展，竟會受宗教信仰底限制。要知道合作底原理，可以在任何宗教中找得出來，因為合作底格言是：「人人爲我，我爲人人。」這句格言，和各種宗教中的

金科玉律：「我爲他人而生」是含有一同的意義的。

看這班猶太人吧！他們在波蘭，在俄羅斯，對於合作是這樣地仇視着。他們不是爲了要改造新耶教 New Zion 也在巴力斯坦 Palestine 創立了合作社嗎？在印度，一九二四年的八月四日那一天，孟買地方舉行了「合作廟」底落成典禮。是呀，這是他們特創的名詞呀；別個國家裏牠們底命名，不是「合作宮」，就是「人民屋」。但是印度孟買地方，這裏還有最後的火神崇拜者拜西 Parsee（按 Parsee 或作 Parsi 爲僑居於孟買的避難波斯人所傳下來的大教徒。）他們居然造成「合作廟」來了，這座廟院是印度人維塞爾達斯柴該撒 Vithaldas Thackersey 出資建築的，他死於是廟築成之前。

好了，我們不必再從事於此種無益的檢討了，但是讓我們擒住一個有價值的信念，就是在合作運動中決不有因種族底差異，經濟情形的不同，以及宗教信仰底紛歧，而遭拒絕排斥的人。人人都可以踴進這座花園裏來；人人都被邀請了進來，像福音裡大聖餐寓言中所說的一樣。

那末，在合作運動中，一定有什麼真正的人性的動機，縱能使一般商人都投入它底旗幟之下。我此處所說的動機，是指那超出於人類民族或歷史中所遇到的紛歧之外的一個東西。

這個動機，與人類活動底各種動機一樣，是有精神與物質二方面的。第一，是減輕人生負擔，增進人生安樂的願望。同時，是企望着獲得更大的正義；他們想創造一個經濟的文明，這種文明將不再像現在的經濟組織那樣，渲污着殺人的罪惡，想努力去廢除「謀利」惡魔底圍困，富人對於窮人的利用，以及窮人加於富人的難堪。這個動機，不論你是白種人、黃種人還是黑種人，不論你是聰敏還是愚笨，有神論者還是無神論者，大家都知道或者想到的。

這個理想雖說深入在每個人的心中，可是在實現底途徑上却每每遇到實際上的困難；教育底差別，演進底差別，癖性底差別，都是為實現底幫助或阻礙的。

合作運動到現在已經形成一個小小的世界，在經濟和道德方面，一切都優越於實在的世界，而且更期待着這小小的世界變成龐大的世界的時期之到來。可是要實現這個合作社會，我們至少要有若干美德——現在人們尚未全具的美德。